

新时代文学

高质量发展笔谈(之十四)

《人民文学》直播“出圈”与“杂语时代”的文学

□李 壮

龙年新春前，《人民文学》携手“与辉同行”进行直播，一度火爆出圈。这种火爆多少带有令人惊喜的意味：一方面，人们惊喜于以《人民文学》为代表的纯文学刊物，这么多年来仍然活跃在我们的身边(即便大家给予它们的关注早已不像当年那样集中)、一直都在茁壮成长和持续生产；另一方面，人们也惊喜于文学的读者从来都不曾走散，这一群体到今天依然是数量庞大、热情极高的。许多报道准确地将此形容为“双向奔赴”。关于此次直播的成果数据、总体意义等，介绍文章已经很多，无需我再重复。在这里我想做的，其实是开掘一种“向内拓展”的分析性视角——从《人民文学》直播“出圈”说开去，谈谈“杂语时代”文学全新的处境、语境、可能性。

我们面对的是多声部的“杂语时代”

意图如此，我却并不打算先谈《人民文学》，甚至都不打算先谈文学。我想先提一部电影，那就是春节档刚刚上映、又在大年初八宣布退出春节档改期再映的《红毯先生》。提这部电影有两个原因：其一，这部电影曾紧跟在《人民文学》身后做客“与辉同行”直播间宣传卖票，两场直播算是“邻居”——这是直观时空层面上的相关性；其二，更重要的是逻辑层面上的相关性，《红毯先生》这部电影所探讨的便是“话语焦虑”，甚至干脆是电影这种具体艺术门类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对话沟通问题，这刚好与《人民文学》直播“出圈”的启示根源相通。

当然，《红毯先生》讲述的是一个沟通失败、话语碰撞的故事，而这部电影不甚理想的票房，似乎又反讽性地讲述了另一重失败碰撞——相较之下，《人民文学》的直播成效目前看来是十分成功的。但这种结果上的差别并不能取消一个事实，那便是在今天，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即便是电影这种远比文学更“新”、形态上看起来更“现代”的门类——都面临着社会话语方式转型和传媒环境迭代所带来的焦灼。当影片中的刘伟驰勉强说出“各位老铁”却坚决拒绝将“666”念成“liao, liao, liao”时，我们不难读懂其间话语习惯乃至词汇谱系的错位体验；当“我在认真拍戏”的本位主义思维与网友们旁逸斜出的关注点(如动物保护视角)始终无法对接，那种似曾相识的局促和无力感也难免会使人会心一笑。在如今这个众声喧哗、话语平权的自媒体时代，但凡开口表达，话语的方向难免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生折射偏转，这种对方向偏转的心理准备在今天甚至正变成一种计划内的传播预期。话语频道众多，聚合力就会流散，交流也未必必合拍，话语能量的传递效果因此衰减。这是如今许多文艺门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红毯先生》的作品内核到《人民文学》的直播尝试，还包括许多我在此不再举出的其他例子，都无不显示出这种跨越门类、普遍存在着的沟通接受焦虑及识变应变渴望。

这种话语磨合与思维更新的过程当然会是纠结乃至艰难的。究其根本，文学艺术的行为，从来都不是一种以自我内循环方式成立的存在，它永远面向并依赖于具体的人，以及由具体的人所建构生成出来的话语世界；而我们面对的话语世界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尽管身处“杂语时代”，文学的表达也还是要“以我为主”、强调主体性，亲近但不能迁就、放低身段但不能自降品质，不是被话语之“杂”吞没，而是在众多声音中尽可能地放大文学的音色



从古典时期到启蒙时代，时代话语的内核与指向常常变化，但话语世界的基本生态和基础结构大致稳定：一种声音在说在讲，这声音在众多的山川和村落、耳朵和嘴巴中间不断回响、形成共振，价值观念的共同体由此结成——多而杂的声音并非不存在，但不容易被听见。但现代以来，印刷术等新技术动摇了这种“声音结构”，第三次科技革命后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和全新传播格局的迅猛扩张，更是带来了彻底改变。当下，每一部手机都可以是一大话筒筒，不再是一种声音在讲述，而是所有的嘴都在讲述。所谓发声权普及、声音的民主，是就其积极一面而言；至于信息过载和信息茧房，则又指向其副作用。积极消极或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牢固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声部、广谱系的真正彻底的“杂语时代”。

文学与“杂语”的世界本就天然契合

“杂语”并不是我自创的概念，而是来自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他的“杂语理论”认为，人类语言的天然存在状态就是“杂”的，语言在社会中的流通保留甚至滋养创生了不同语言层次、语言方式、语言资源、语言意识之间的杂处，而社会性的杂语状态最终又会传导为文学艺术的杂语表达。在《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等文章中，巴赫金指出，“小说是反映形成中杂语的一面镜子”，“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进而，杂语和多语的状况关联着文学自身表达创造力的创生，“多语现象和与此相关的不同语言的相互映照，把这些形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思想水平；正是在这个新水平上，才有可能出现长篇小说的体裁”。

类似的想法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参照。例如黑格尔认为小说是市民社会的史诗，现代的文学表达所面对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史诗话语所面对的那种“不可分割的整一性”；卢卡奇的表述则更加诗化，“小说是上帝所遗弃的世界的史诗”，这表述显然并不是指向具体的宗教，而是指涉话语整合性的瓦解状况。伊恩·瓦特则认为，现代小说的兴起，有赖于一种高度尊重个人的社会综合体的建立：“一是社会必须高度重视每一个个

体，把他看作其严肃文学的恰当主题；二是普通人必须有足够多样化的信仰和行为。”这是小说赖以存在的条件，而这种多样化的普通人生活的世界，当然是杂语充盈的。

之所以掉这些书袋，其实是想要说明，文学(包括小说，也包括与小说共享着相同时代价值的其他文体)其实不应该害怕这种多样、散点、有时似乎不太可控的“杂语语境”。因为，我们今天所继承和掌握的文学、这种现代社会框架下的文学，原本便是从众声喧哗、不避纷乱的杂语环境中诞生的。文学的现代性及现代化从一开始，便是植根于对多种多样的民众声音的适应及吸纳，面向的便是大一统话语体系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多元化、散点化的个体生活世界。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这种“杂语”的强度、广度和力度，但并未改变其根本基因。在一切艺术表达方式中最为悠长经典、具有“母本”地位的文学，最该身先士卒地面对现代传播格局和自媒体话语生态带来的难题挑战——这是一种旗帜鲜明、声音洪亮、响鼓不用重锤敲的说法。更加直白的说法则是：怕什么呢？要知道，现代文学与“杂语”“多语”的世界本就天然契合，甚至是相依为命，对多元化差异化话语生态的不适应，其实是一种退化和“忘本”。

《人民文学》直播中的话语方式

回到《人民文学》直播“出圈”，文学在根子上是关乎语言表达的事业，我想要说的正是话语层面的事情：这次的直播实践在形式上首先意味着传统文学话语与网络空间内多样的话语体系、话语逻辑、话语资源间的相遇碰撞，这种与公众话语世界的对接互动，是值得鼓励也值得分析的事情。

例如，我们不妨做一下话语形态分析，看看我们惯常熟悉的(或许也是常常自认为清高、有门槛的)文学话语，是如何在网络直播间里与“带货话术”及用户的即时反馈信息相融合、相对话的。不难发现，梁晓声、施战军、蔡崇达等嘉宾谈论文学价值和文学意义时的方式，是普泛空谈少、个人感悟多，讲道理少、讲故事多。不是说没有道理，而是把道理都尽可能融在故事里面讲述——这就好比最好的理论家说话未必最玄最

绕，把深奥的道理用形象切近的话语方式讲清楚，有时是更高级的本事。在这里被突出的，不是高大全模式化的宏观话语，而是经验化的话语主体、具体的个人形象。这与《我在岛屿读书》、“网络余热”等现象案例带来的启迪相通，都强调日常生活质感和“人设”感染力。同样，董宇辉在总结部分，大量使用的是高度情感化、具有第一人称主观视角自白色彩的语言，去进行明确的价值指认；其表述中关键要素如“青春岁月”“以文学为名”“让世界看到了我、了解了我”等，其实都是传统文学写作中颇忌滥用的表达方式；我们会认为这样的表达不够节制、主观指认痕迹太浓(意味着缺少意义生发的空间与弹性)、仪式感过强过硬。客观说，文学写作中使用类似的表述确需小心，然而直播间不是文本空间，这样的表达方式出现在自媒体平台上台上、作为纯文学文本与大众接受者之间的衔接过渡桥梁，其实又是合适的。通过这种主体现身、推己及人、看似“直给”的方式，董宇辉把手中的《人民文学》杂志打造成情感共鸣和记忆唤起的装置，从而将一个“交换价值”层面的话题(橱窗里商品的展示、标价与出售)置换进了“象征价值”甚至“情绪价值”维度——这是“话术”、也是“技术”，而技术并无高下之分、只有妥否之别。而在评论区，许多引起我注意、也收到极多回复的留言，则显示出将“话语”转换为更加具体的“动作”的特征：例如，有位用户在评论区写道，“我给胡辣汤店订了一份，店里经常有学生来吃，希望能帮到孩子”，这条留言收获了近4000个点赞，超百条回复。这种转换直接彰显了原本“务虚”的文学一事的生活实践接口，构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接地反馈”。

以上这些话语方式、话语策略，如果概括为一个词，那就是“情怀”。不仅仅是“情怀”这个词的本身，更重要的是“情怀”拆字后的含义：一个“情”、一个“怀”。“情”，指的是具体的情感共鸣，强调话语表达要“走心”，要与可感知的经验世界建立有效呼应。“怀”，指的是对过往或未来的怀想，其背后是对生活理想性的呼唤及认同。这其实正暗含着大众对文学的期待，以及期待背后隐藏着的不满：大家希望文学能重建与生活及人生的有效联系(与我有关)，并提供一些理想性的

光亮和能量(于我有用)。

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与我有关”和“于我有用”，正是当下文学急需“补血”的部分：经过新时期文学初期(也就是直播过程中被多次指涉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爆炸性发展，文学在技术和观念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文学写作的形式变革能量在被充分激活之后，是否真的能“术尽其用”、兑现为对世相人心的有效表达，乃是后续性的实操难题。进入网络时代，文学召唤社会情感、解决精神难题的效力，客观说仍有提升空间；而情义温度的缺失和对重大现实关切的失语，在过往一段时间中则常常成为文学界自我反思的重点对象。在此意义上，直播间对文学的谈论，倒成了对文学自身缺失的某种补足。

从“跟着跑”逐渐变成“领着跑”

《人民文学》此次借助网络直播“出圈”，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用于展示文学满足公众期待的能力、实现满足公众期待的效果，同时也倒逼推动文学自身内部的更新进化。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如今巷子开了，就看酒能否醉人。因此在直播结束之后，更重要的课题，其实是如何让下单的读者从“把书买走”进阶到“把书打开”。目前来看，直播间里下单《人民文学》的热潮，即便未必算冲动消费、粉丝经济，但情怀党、仪式性消费恐怕也确实占据一定比例。读者购买(传播学问题)的成果已很出色，下一步的重点则是读者阅读(接受美学问题)：应该让读者真正可持续地打开刊物、阅读刊物、与刊物的本体(而非刊物的符号)实现对话。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或许需要从几个不同的层面综合发力。一是就文本生产层面来说，文学发展到今天，一味地曲高和寡多少也算一种偏执，文学写作如何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易于接受、符合当下审美习惯的方式和路径，把“高质量”和“低障碍”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思考的课题。二是就传播路径层面来说，文学行业应当把这条面向公众、拓宽对话的路继续走下去，不断积攒经验、扩大战果、形成习惯，摸着石头过河之后要想着搭浮桥再下一条河，真正“摸清门道”而不只是“凑热闹”。三是就话语创新层面来说，尽管身处“杂语时代”，文学的表达也还是要“以我为主”、强调主体性，亲近但不能迁就、放低身段但不能自降品质，不是被话语之“杂”吞没，而是在众多声音中尽可能地放大文学的音色。我们追求的是文学的影响力、传播力，但它绝不意味着要走把文学变成非文学的虚假“捷径”。这样的高要求意味着，文学话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要从“跟着跑”逐渐变成“领着跑”——文学要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历史主动性，就必须设法重新担负起文学语言塑造民族语言的经典性功能。要做到这一点，整个行业领域的系统发力必不可少：文学教育的开展、文学公益的普及、文学氛围的营造、文学成果的传播下沉……多措并举并举，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要爆竹声此起彼伏、相互回响、回环共鸣。正是在此意义上，《人民文学》不应是孤军而应是先头部队，其直播的火爆也绝不该是终点，而恰恰该是起点。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处长)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 现代诵读艺术专委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冕)日前，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现代诵读艺术专业委员会成立仪式在京举行。该委员会旨在发现和培育现代诵读艺术人才，广泛团结新老诵读艺术家，积极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同世界各国有声语言艺术家的友谊，推动现代诵读艺术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力争成为中国现代诵读艺术创作、研究和传播的重要阵地。

据悉，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现代诵读艺术专业委员会由贺敬之担任总顾问，李正忠、祝东力担任顾问，项建新担任主席，程弦和、曹雷担任名誉主席，张筠英、廖菁、丁建华、金沙担任副主席。该委员会内设办公室、现代诵读艺术研究院、现代诵读艺术团、现代诵读艺术测评中心、文学写作能力训练中心等。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委员会将充分运用现代诵读艺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委员会所拥有的专家和学术优势，为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赓续中马友谊 共享精彩阅读

本报讯(记者 王冕)今年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50周年。为增进两国文化交流与互鉴，促进两国民众友好往来，2月22日，北京出版集团和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通过连线方式举办发布会，联合向两国青少年推荐50种中国精品青少年图书，希望两国青少年“赓续中马友谊，共享精彩阅读”。活动现场，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王华，北京市对外友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张谦，北京市侨联党组书记严卫群，北京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爱军共同发布“向中马青少年推荐50种图书”。

据悉，入选图书由中马两国教育、文化等领域专家精心挑选，均为北京

出版集团出版，涵盖文化、少儿、科普等多个门类。主办方表示，此次活动是中马青少年文学交流互鉴的亮丽风景，将写入中马民心相通、文化相融的新篇章。希望这50种图书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新使者”，有力架构起马来西亚青少年与中华文化相连通的桥梁，为推进中马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注入活力、作出贡献。

活动中，《伍连德画传》著作者之一、伍连德孙辈亲属黄建望，《瓦屋山桑》作者张国龙向中马读者推介图书。张之路、伍美珍等11位作家、出版人、学者通过视频形式推介图书。双方还举行了中文读物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北京出版集团与中马两国今后将有望走进马来西亚华文小学。

专家研讨贺鹏飞绘画艺术

本报讯日前，贺鹏飞绘画艺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专家从艺术风格、哲学意味等多个角度，对贺鹏飞绘画艺术进行了深入探讨。

自2015年开始绘画创作以来，贺鹏飞凭借其在色彩上的独特感觉，创作出一系列极具抽象表现主义风格的

作品。与会专家认为，贺鹏飞绘画作品中的抽象元素鲜明丰富，比如漩涡、宇宙、星图等，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唯美又令人感到愉悦。画家的情绪通过色块和线条均衡地表达出来，展现出一种奇幻而炽热的灵动直觉。

(黎 华)

中尼文学交流论坛点亮“新丝路文学艺术之灯”

中国国民更多地了解尼泊尔文学，也让尼泊尔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学。

两国作家在论坛上作了深入交流。大家表示，通过翻译这座桥梁，文学在不同国家的人民间广为传播，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交流互鉴。两国作家应该携起手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文学交流，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

论坛期间还举行“新丝路文学艺术之灯·首站尼泊尔启动仪式”，两国作家相互捐赠了作品和书画等。

发挥冰雪优势 打造特色生态文学精品

本报讯 近期，黑龙江凭借冰雪资源优势“火”出圈。为讲好龙江故事，黑龙江文学馆文学会客厅日前举办了2024年首场活动——“发挥冰雪优势，打造特色生态文学精品”主题座谈会。全勇先、格日勒木格·黑鹤、金钢等就如何深挖龙江历史文化资源和特色冰雪地域优势、创作生态文学精品、助力龙江高质量发展及东北全面振兴展开深入交流。

全勇先回顾了与冰雪有关的成长记忆，从文化遗产的角度阐释了哈尔滨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对自己创作的影响。黑鹤回忆了童年与野生动物相处的生活细节，认为生态文学对读者有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大家还探讨了文学与影视、文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等话题。

据介绍，2024年，黑龙江省作协将把文学赋能冰雪旅游、冰雪经济作为重点工作，统一部署，协调推进，以文学力量助推龙江高质量发展。黑龙江文学馆文学会客厅也将举办更多形式丰富的活动。

白天光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阜新市作协常务副主席白天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2月15日在阜新逝世，享年66岁。白天光，中共党员。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雌蝴蝶》《女人在树上匍匐前进》《誓死捍卫性别》，小说集《紫雾里的马语》，散文集《鸡毛与荒诞》等。曾获第一、二、三届辽宁文学奖，时代文学奖，长江文艺奖等。